



废都里的

贾平凹

孙见喜
孙立盎一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人民出版社

著

废都里的
贾平凹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都里的贾平凹/孙见喜 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24 - 10584 - 1

I. ①废… II. ①孙… III. ①贾平凹 - 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9193 号

书 名: 废都里的**贾平凹**

作 者: 孙见喜 孙立盎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5.2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584 - 1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浮躁》——活检改革年代的社会标本	/ 1
第二章	《废都》——一石激起千重浪	/ 30
第三章	《白夜》与《土门》——余震冲击波	/ 61
第四章	《高老庄》——果子只是根的呈示	/ 71
第五章	《怀念狼》——天人合一的畅想	/ 90
第六章	《秦腔》——为乡土中国树一块大碑	/ 104
第七章	《高兴》——从民间立场到中国气魄	/ 177
外一章	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实至名归	/ 203

第一章

《浮躁》——活检改革年代的社会标本

西安解放路中段西侧，有座以经营“唐菜”而闻名的精美饭庄，名叫“曲江春”。这里的女侍衣披锦纨，头顶高髻；男佣身着唐装，顶戴纶巾。这里堂壁字画，宫灯珠帘，一派大唐风采；其筵席器具，一应玉杯银盏，全然宫廷气派。广州《家庭》杂志主编李骏在此宴请西安的十几名中青年作家。《家庭》发生稿荒，李骏索稿急如星火，李乃陕西乡党，要求诸位以实力相帮，他不能空手回去。可是，大家皆无现把可交。怎么办？老作家景平提议：“请平凹即席赋诗，以解燃眉！”众人拍手叫好，可平凹面色庄重、凝目于酒，手中玉杯微微颤动……

在景平的示意下，女侍将一方素笺在桌上铺开，那是“烹饪学会”的餐巾；这餐巾上印有素淡兰花，质地皮韧绵软，平凹伸手捻了捻，饱满的上眼皮闪了两下。

墨笔润好了，几十双眼睛瞧着他，宴席上失去了杯盘之声。大厅里空旷得令人恐惧。平凹的商州乡党京夫，急得手心里出了汗，他暗暗为他的商州才子着急，祈祷他千万别露了丑。京夫递给平凹半杯温热的稠酒，平凹轻轻接过，约略在鼻前绕了一下，又稳稳地放下那半杯稠酒。他处在几十束视线的聚焦中。

还是在景平的示意下，女侍将毛笔双手平托了呈给平凹，每一个动作都做

得认真。接笔时，平凹的手抖了一下；接着，笔杆在他的指间捻转了一下，笔尖就势按到餐巾上，众人看时，是两个方正稳实的墨字：杆杖。接后是一行小字：“为《家庭》杂志作。”

平凹一气写下去，这是一首诗，诗行洒洒落落，字体匀匀实实……

“曲江春”的女领班漂亮而有风度，她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京夫认识她。她接过平凹手中的笔，又捧起这方题了诗句的兰花餐巾，忍不住吟出声来：

把杆杖插在土里，
希望它开出红花；
把石子丢进水里，
希望它长出尾巴；
把白纸压在枕下，
让梦绘出图画；
把邮标贴在心口，
寄给远方的她……

掌声响起，平凹长舒了一口气。女侍递上那半杯稠酒，忍不住轻声感叹：“这酒还温着呢！”众哗然，掌声再次响起，如噪鸦旋天；女侍们奔走传告，如落英缤纷。平凹揩了把汗，仰靠了软椅，叹曰：“哎呀，分明是七步诗嘛！”老友刘大鹏嘲笑：“人家温酒斩华雄，也不至于如此汗颜嘛！”

贾平凹是从写诗起家的。第一首诗登在20世纪70年代初丹凤县苗沟水库的工地战报上。那诗受到好评，鼓起了他写诗的狂热。入西北大学后，他更把诗作为主攻目标，虽然也与人合出过诗集，但不很成功。诗歌弄不成就写小说吧！他把从诗坛上折回的冲撞力加倍用在小说创作上。多少年后，谈到自己的创作，他说：“一个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长处，只有知道自己的特长后，才能扬长避短。例如你硬要叫一个善武的人给你唱一首悦耳的歌，即便打他一顿，他也唱不好。文学创作跟上述例子相同，有的人善于抒发情感，而有的却见长

于刻画人物。我是写过许多诗，并且文学起步是从诗开始的，但诗写不好，够不上发表的标准，不如写小说。”

然而，在小说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他并没有泯灭自己的诗心。从1982年开始，他常常按捺不住一颗激跳的心，不时将许多感受发而为诗。朋友们见了，同声说好，替他寄了出去。纷纭的中国当代诗坛，虽日月同天，可对贾平凹的诗，竟众口执一，说是“有味道”。于是，不少刊物向他索诗了，他也有兴即写，无兴作罢。这样，中国诗坛的权威刊物《诗刊》上，也陆陆续续地登出了他的诗作，连内蒙古的《诗选刊》竟也接二连三地选载他的作品，如《平凹情诗》、《一个老女人的故事》等等。并且，不止一次地有诗论专家为他的诗写了专门的评论文章。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中，诗人都是极高尚的，对于小说家贾平凹，人们常常不以小说家看他了。有些地方搞诗会，他是重点受邀对象；有些刊物办诗专号，他的名字和北岛、舒婷、顾城等一起写在同一横格里。到1986年秋，他发表过的诗作大约有2000行之多。于是，老诗人邹荻帆找上门来——他要为他出诗集！贾平凹是多么兴奋啊，他上小学时就唱他那首“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这样的悲伤……”，也一直对这位老诗人怀着神秘感，可是今天，大诗人索要他的诗了！邹荻帆在中国新文坛上是一直睁大眼睛的，这位老诗人以他灵慧的触觉早在1978年便捕捉到了贾平凹，发现了他的《满月儿》，并率先著文向文学界推荐。更令邹荻帆兴奋的是，这个已经成长为小说家的“青年”，原来诗歌创作上竟也有颇不浅的功底。于是，他力主出版他的诗集，尽力把他推荐给广东花城出版社的总编辑李士非先生。李是老诗人，60年代就以长诗《向秀丽》闻名于文坛，他还在1985年专程到西安邀平凹去广东写作，他们曾在西安宾馆畅谈了六个小时。邹荻帆给李士非说：“平凹的诗集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这样，贾平凹的诗集便列入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诗人丛书第五辑》，诗集名为《空白》，一版印数5000册。同时，他的诗还受到一些作曲家的青睐，他们在他的诗中发现了极强的乐感和行板式的节奏，他的诗就被作曲家谱曲而成了歌，朋友们希望这些歌能流行开来，但又希望不要成为流行歌曲。

他有一首小诗，四行，14个字，被同行们称为深刻之作。题目叫《题三中全会以前》，内容如下：

在中国，
每一个人遇着，
都在问：
“吃了？”

他似乎长于写爱情诗，如《单相思》：

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单相思/没有痛苦/可以绝对勇敢/被别人爱着/
你不知道别人是谁/爱着别人/你知道你自己/拿一把钥匙/打开我的单元房
门……

又如《深山见闻》：

山崖上开一丛桃花
红得热热闹闹
所有的男人经过崖下
就想着桃

桃肉被男人们吃了
桃核就作了口哨
天天在一家门前吹
吹得那家女子害了瘡

其实，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一些哲理诗，如《鱼化石》、《送友人出

任周至县长》等。

平凹的书法，非行非楷，亦庄亦谐，倾倒过不少人，一如他的文章，透射出清肃高古之气。早在1968年冬天，在丹凤县苗沟水库的一处工地上，一个做指挥的关中汉子问16岁的平凹。汉子问：“平娃，你念了初中，能刷大字不？”平凹答：“能，能啊。”汉子说：“明天别拉石头了，提半桶红洋漆，到山上刷几条大标语去！”

平凹去了。可这山高得奇崛而坚硬。山上没有松柏，没有寺院，裸露着的石头锯齿般排列。没有路，有的只是山羊的蹄印和岩鸡的粪便。他拎着洋漆桶，把那棕毛的大刷子别在后腰带上；他爬上悬崖，荆棘挂破他的裤裆。找到一处石壁，他拿麻绳在腰间系了，另一头拴住一根石柱，然后猴儿一般溜下去。风涌动着，云雾揩着屁股漫过去，他冻得身子打战，却不得不如壁虎一般紧贴着石头。他一口一口喘着白气，忍不住瞟一眼伟大的县城，却使他的胆子壮起来。县城伟大什么呀，它被层层的山峦箍着如一个小盆儿，城中楼那么小，街那么细，行人如蚂蚁一般可笑，相比之下，他倒觉得自己挺伟大了。“反正我把你们看小了！”他这么自语着，一边将那刷子吸饱了红漆，“农业学大寨”写成了，每个字都有斗大，最后的惊叹号像个棒槌。这是他第一次展示他的书法。工地上的人都说好，他也从此有了写大字的信心。到西安后，他的书法被人正视，还是方新村草屋那“静虚村”三个大字。写作累了，他便书几幅墨的“作品”挂到书架上，有一时心血来潮的戏言，有夜读偶得的警句，也有古人思想的精华。在这样的环境里坐了，写作心力充足，读书精神焕发；可是不久，他发觉每有朋友小聚，他那些随意书写的条幅便少了几张。搬至南院门横巷居住后，屋内面积增大，平凹除隔三岔五自制书画装点壁室外，还接纳朋友的呈赠。当然，赠他书画者，俱是行内人士，这些书画作品为平凹启智明志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是从这时起，他的字画陈设才开始按正规装裱，他的几幅书法才进入到公开的展览馆。一时间，贾平凹的书法也有收藏价值的传言四向流开。1984年在陇东，他一次为百十人题字；1985年在延安歌舞剧院，他应邀挥毫写到深夜……早在1980年时，陕西咸阳人王炬刻印了一部《平凹

书画集》，据说都是他随手丢弃的玩意儿，但被有心的王炬收拢来翻印成书，有美术收藏家高价求索而不得。1986年，西安市某书画店经理执意要和平凹签订合同，要求他每月供给10幅书法作品，他们每幅500元收购，此事遭到贾平凹的拒绝。

1984年，陕西《艺术界》编辑部来人，以他的诗画为题对他进行采访，他谈了如下的观点：“我之所以作诗作书作画，正如去公园看景，产生于我文学写作的孤独寂寞，产生了就悬于墙上供我精神的受活。即是一种私货，我为我而作，其诗其书其画，就不同世人眼中的要求标准，而是我眼中的，心中的。”对于诗，他认为，诗应该充盈着整个世界，人无论从事什么事业，要取得成功，因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心中永远保持着诗意，那将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说他做文章，点灯熬油笔耕于案，劳作的艰难常常使他陷入疲倦，而苦中寻乐的，唯有这诗。诗给他以休息的安妥，使他保持不竭的精力，永远感到工作的美丽。他说：“诗要流露出来，可以用分行的文字符号，当然也可以用不分行的线条的符号，这就是书法，就是绘画。当我在乡间的山阴道上，看花开花落，观云聚云散，其小桥、流水、人家，其黑山、白月、昏鸦，诗的东西涌动，却会意而无言道出，我就把它画下来。当静坐房中，读一封家信，抚一节镇尺，思绪飞奔于童年往事，串缀于乡邻人物，诗的东西又涌出，却不能写出，又不能画出，久闷不已，我就书一幅字来。诗、书、画，是一个整体，但各自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们可以使我将愁闷从身躯中一尽儿排泄而平和安宁，亦可以在我兴奋之时发酵似的使我张狂而饮酒般的大醉。”

早春。关中的寒意尚未退尽，贾平凹背着行囊，挎着雨伞，披一件毛领的列宁服棉袄，风尘仆仆直奔商洛而去。翻秦岭，小住黑龙口；涉丹江，进商县；邀约了地区文化局的“商州通”何丹萌，二人沿江而下，白杨店、夜村、棣华、龙驹寨、武关、清油河，一口气沉到陕西省的最东头——商南县。这里，岭上竹青花红，耕牛悠悠，桃色艳艳，时见白云人家。这是商南县湘河镇丹江渡口的自然风光。贾平凹来到这里，文心一下子舒展开来，忍不住就在沙滩上连翻两滚。江面上，春汛洪波间，十几个柴排接串儿荡下来，山转水弯，

悠然如画。他们追着柴排跑，撵着听那撑排的水手放野嗓子高唱：

这山望见那山高，
望见了乖姐砍柴烧；
没有柴来我给你捡，
没有水来我给你挑，
莫把乖姐晒黑了——

排上歌声未了，江边女子搭腔，不是接唱，而是抢歌；一个起了头儿，十几个便和声，橡木棒槌在水皮子上打着，尖锐的嗓门直冲霄汉。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场景，平凹迷了。丹萌说：“到鸡鸣一声听三省的地方，才有好看的哩！”说着就急向柴排招呼：“伙计，捎俩人呀！”一架柴排正好搁浅，撑排的小伙子发出求救：“两位大哥，帮帮忙呀！”他俩拿起长木棍合力把柴排撬开泥滩后，被允许登排搭乘，还受到一壶酒的款待。柴排上，他俩和荆紫关的小伙子很快就混熟了；丹萌也拿了竹篙前撑后摇，平凹却稳稳地在排头坐了。他打开笔记本，认真作速写画。到了梳洗楼，听撑排人说这是一处古迹，平凹就要下去看个究竟，撑排小伙就用长绳将柴排在石嘴上拴了，然后用竹竿拖着他二人上岸。果然就有石碑。平凹念道：“盖梳洗楼为秦之边境，楚豫之接壤，三省杂处，互相往来，四民交作焉！”碑后是两层木楼，雕梁画栋。撑排小伙说：“王母娘娘下凡视察，在这里梳过头，洗过脸，还撒了一泡尿。”说着他指给他们看院里一条石缝，说这就是王母娘娘撒尿时冲出来的，还说这石缝里的石头能避邪，路人过此都要掰一块携回家的。平凹俯下身去，使着劲儿从石缝里掰下一块石头，拿上来看，有云纹亮色，银质斑点；拿到鼻端来嗅，清沁凉气扑鼻。平凹说：“这是云母石，说不准是个矿苗呢！”撑排小伙说：“那你就带到西安去，叫人化验一下，真的这里有了矿，咱就当工作呀！”在梳洗楼附近的小铺里，平凹买了两瓶“社店大曲”。下行十几里水路，河道开阔，水波不兴，他们便饮酒作乐。酒杯是瓶盖，酒桌是膝盖，撑排小伙教平凹划河南

拳，平凹则教他玩“你我英雄怕老婆”。过了几道江湾，人醉了，排也醉了；望得见家乡了，荆紫关的小伙摇着小山似的柴排，可着命儿唱“梆子”。排泊在白浪镇的江岸边，平凹与撑排小伙拱手道别。月亮卧在柳色鹅黄的梢头，江水恬恬地流走，镇子上漫过来湿柴草厚重的炊烟……

这个丹江南崖的小山镇，三十几户人家，百十米长短的小街，偏就坐落在三省交界处。南是湖北，东是河南，西是陕西。街心乌油油一块卧石，是个一脚踏三省的“街徽”；这里人家，门窗凝重锃亮，全用浑重土漆刷成，而墙壁烟囱，却全然白灰涂抹，所以外人一到这里，第一印象便是黑白分明。一条街人分三省，三省便有了三省的政策、语言和习俗。商品经济在这里表现得很奇怪，三省人三家商店，门牌上都写明各自的省份；店里货物俱是该省优质名牌的特产名货；三省的粮油布票这里全部通用，所以这白浪人家几乎家家做生意，饭店、酒店、粮店、烟店，等等。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品散集之地，于是便有了“小香港”的别称。晚间，平凹失踪，丹萌急得沿街叫喊。及至12点，他蹒跚而归，问其故，说是去吃宴席了。原来街中有一陕西的荆老汉，今日适逢63岁寿日，他便做了“上河人”的代表，花三元钱去行了人情。荆老汉人称“三省总督”，他的八个女儿，嫁武汉的、嫁南阳的、嫁商州的，三省都有人叫他岳丈，今日八个女婿一齐出现，南腔北调煞是热闹，各色礼点花红柳绿。贾平凹抓住了这个透视窗口，于对比反差中洞见了人情地理的歧异和同化，他兴奋得夜不能寐……

根据以上素材，贾平凹创作了中篇小说《小月前本》，发表于上海《收获》1983年第5期。同年《中篇小说选刊》全文选载，陕西电视台将其拍成多集电视剧。次年春，北京电影制片厂委托阿城将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小月》；秋，电影拍成，发行全国。

陕西镇安县，去过的人都说：祖国处处可爱，镇安山水除外。平凹不信这话，他要去看个究竟。1983年秋，沥沥细雨之中，他又携了丹萌，往镇安考察。他俩在县城小住多日，所见人等，并不恶咒镇安山水。相反，人们很自豪，竞相向他们介绍镇安三宝——核桃、油桐、龙须草，竞相请他们品尝米中

皇后“岭沟红”和名扬海外的镇安大板栗；还赠他们贝壳纹的大理石台板和“胜过金玉良药”的刺五加……县城街巷转遍，他们要到最为偏远的深山野洼去，而且没有打扰地方上的同志，丹萌说：“咱就走到哪儿算哪儿，不过你可别叫怕，这里老虎豹子野猪黑熊出没无常，没准就把咱俩囫圇吃了。”第五天傍黑归来，见到县委办公室主任马健涛满嘴都是燎焦泡，才知道他们走后，县长、书记厉声训斥：“人如果出事，你马健涛这办公室主任就别当了！”

休整了四天后，老马领着他们去访问养蚕专业村。老马在那山洼子里蹲过点，讲得出每家每户那本“难念的经”。他们在山间的松树毛竹丛间穿行，老马就讲了一位复员军人和村长换老婆的故事，平凹听得入迷，末了就大叫着要去考察考察，老马说已同养蚕户打了招呼，不去岂不失礼？在养蚕专业村，平凹第一次才知道蚕也需要人工追加维生素和葡萄糖，老马就说这深山野洼，要地没地，要水没水，人的衣食住行就全靠蚕哩！“吃晌午”在村长家，这是老马特意安排的。村长家有五间半旧瓦房，房内却空荡如大厅，没有家具陈设不说，连墙壁也乌黑黑的，阳光从房顶亮亮的瓦洞儿照进来，墙上漏痕如笋如云，可在这样的人家，房梁上竟吊着串串腊肉。腊肉用枣刺围了，黑干冷瘦地硬着，屋角就地存放着粮食，有鸡娃在那里挑拣着啄食。平凹问村长：“日子过得还好？”村长木讷着舌头说：“凑合。”就这么一个家，考察得出什么呢？那妻子也不言语，只侧身倚着门槛，一手撩着衣襟。他们要走了，她只用目光远远地送着他们，直到小路拐弯儿。从沟壑下来，直脚就到了复员军人的家门口。踏进门槛，平凹、丹萌惊得傻了眼：屋内窗明几净，墙壁四面装修，水磨石地板，瓷砖砌灶，一套西式家具派头十足，风扇吊灯之类更是一如城市。小卧室里还有尼龙蚊帐、提花被罩、网格窗帘；更令平凹惊异的是那床头柜上竟有一摞书籍杂志，顺手翻去，竟是《长安》、《十月》、《延河》、《收获》等，其余书籍却全是科普类的，《养蚕知识》、《天麻栽培》、《家禽喂养》等。丹萌顺手抽出那本《青年作家》，问平凹：“这上面该不会有你的文章吧？”掀开看时，竟有他的《少不入川》，而且旁边还有批语，平凹一时激动，说没想到如此偏远的山洼子里竟也有人读他的文章！不料一句话引来了主人，那复员军人

直盯着平凹突然，问道：“你也喜欢贾平凹的文章？”丹萌抢先答复，却口齿结巴：“喜欢，不很喜欢。”主人就乐了：“你们省上人或许看不上眼，可他是我们商洛人的骄傲啊！”大家都笑了，丹萌就问：“你认识贾平凹？”“没见过面，我一个战友听过他的讲话。”主人显然来了兴致，继续介绍说：“贾老作家原是商县那边政协的老先生，解放前当过省参议，‘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一直在丹凤县修水库。”

丹萌和老马忍俊不禁，平凹却似乎相信了这些传闻，叹道：“经历挺曲折的。”复员军人眉飞色舞道：“要不文墨那么深呢！”还是老马老练，赶紧向主人讨茶喝，方岔开了这个话题。主人拎来电壶，招呼三人在沙发上坐了，问大家要喝什么茶，还很显夸地介绍说：“要清热解毒咱有菊花茶，要开胃健脾咱有桂花茶。”说着从立柜的玻璃橱里拿出几个或方或圆的精致小盒，说：“都是自家焙制的，各位领导挑着品尝。”正说着，他的妻子端两盘水果进来，言谈举止落落大方，这又使平凹吃了一惊：“深山里竟也有这等风韵高雅的女人！”可是老马偏要点破她的俊脸儿，冷不防用手指在她的腋下捣了一下。她忍不住就笑了，回头骂道：“老马你这几天日鬼到哪里去了？”老马就开她玩笑：“多日没来嫂子你想我了吗？”说笑间酒菜就准备好了。这女人举手投足竟那么快捷准确，丹萌就作叹自家的媳妇实在是逊色。回到西安，平凹用这个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

1984年10月，应广东花城出版社之约，为该社编辑中篇小说集《小月前本》，这是他的第12本书，1985年出版。入冬，邀何丹萌又去走商州，这次去山阳县。那里发现一棵古树，枝上共生九种叶子，是稀世之物，贾平凹耐不到春阳暖人的时候，便急躁顶风踏雪而去了。九叶树长在山巅，山路陡滑，贾平凹脚上的猪皮“两栖鞋”发挥了特大效力。他这鞋花20元钱在北京买的，先穿着还威风，不半年却失了立体的挺直。还好，这鞋子不脱帮，不断底，顽强而随和，于是成了贾平凹下乡的好伙伴，水里蹚，泥里踩，爬山轻便，贾平凹自谓随身一宝。来到九叶树下，二人合抱，尚余两拃零四寸。何丹萌算出这树有20个立方的木材，贾平凹算出这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看那

蓬如巨伞的枝冠，果然有奇伟傲岸之势，天空虽在飘雪，可那些各色粗细的枝干上，有冬青阔叶的墨绿，也有刺柏针叶的碧翠；看得清一掌枯黄的桐叶占着枝头，也捡得了几片橙黄美妙的柞树叶。二人冒雪从山顶下来，腿酸而瘫，腹饥又渴，好在山阳文友热心，安排二人在一农家喝了面汤，烤干鞋袜，就地借宿。是夜，在四面漏风的柴屋里，平凹在如豆的漆油灯下，写成散文《九叶树》。丹萌看得心痒，也展笺作文。丹萌的文章在四川《青年作家》发表，受到好评，有人问他经验，他说：“跟平凹在一起，不会作文章的人都会作了。”山阳县归来，贾平凹应青海人民出版社之约，为该社选编他的第13本书：《平凹文论集》。文论集刚交出，娘因胆囊炎在西安住院做手术，这样平凹便要天天去陪伴。母亲病愈后，《鸡窝洼人家》在《十月》杂志发表。这部中篇小说一经推出，很快受到评论界关注，赞誉之声涨潮叠浪一般。几家电影制片厂轮番派人来争抢改编权，无奈西安电影制片厂近水楼台，终获改编之权。剧本立起，班子搭就，定名《野山》，平凹便不得不陪严学恕导演去看外景，不得不陪演员去体验生活。他对饰演女主角的岳红印象颇佳，岳氏临离西安，向他索字，他题赠她的条幅上写：“山上桂，涧下兰，色壮野山。”岳红在《野山》里饰桂兰一角，他将片名和剧中人的名字巧藏字里，又一次耍示了机智和聪敏。《鸡窝洼人家》因思想深刻、艺术精湛，荣获《十月》文学奖、西安市作家协会1984年“冲浪”文学奖。由《鸡窝洼人家》改编的电影《野山》，荣获文化部广播影视部新时期十年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第六届最佳影片大奖、法国南特电影节优秀影片奖、巴黎亚非拉电影节大奖，在荷兰鹿特丹电影节上，连续五天观众评比得分最高……

1984年早春，大妹将要出嫁，弟弟想买队上一院场房；母亲刚刚病愈，近亲远戚皆来探视。棣花镇上的个体户突增，许多人为办营业执照求父亲帮忙……一时间，家事、族事、村事将他搅了个一塌糊涂。事后回到西安南院门，独卧书房的钢丝床上，酌茶思想，总觉这万端事态中有一个隐隐流动的、携着强烈时代色彩的脉搏在跳动。灵感瞬间闪烁，他即刻抓住不放；顺蔓追思，他琢磨到了80年代中国农村世事变迁、人情翻转的社会底色……由此，

他又创作了中篇小说《腊月·正月》，发表在《十月》同年第4期。作品发表后，很快引起强烈反响，陕西的《文学家》杂志邀集全国部分评论家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召开贾平凹中篇近作讨论会。《十月》编辑部邀请在京评论家陈骏涛、陈丹晨、张炯、杨世森、蔡葵、雷达、吴泰昌、张韧、李陀等在《十月》杂志社座谈平凹近一年来连续发表的三部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和《腊月·正月》，贾平凹赴京参加了座谈会，时间在8月。《腊月·正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电影《乡民》。是年，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在《文学家》第5期推出；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青年编辑王新民责编的《平凹游记选》出版，这是贾平凹的第14本书。

他哼着“后院里有棵苦李子树”的小曲，优哉游哉地晃荡在莲湖路上。忽然，他被人从背后抓住，几次扭动，都没有挣脱。回过头来，竟是一位美丽的女士。他笑笑地问：“嘿，同志你认错了人吧——”

“不认识了么？”女士清澈的目光从眼镜片后边透射过来，声音有些高了，“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平凹抓耳挠腮：“你、你——”“我是樊继真，《教师报》的。”平凹说：“记着，记着。”“记——者？当然是记者！你答应我的稿子呢？应人事小，误人事大，你大作家好忘性！”樊继真声音更高了。

“就写，就写！”贾平凹嗫嚅着在衣兜里捏，捏着捏着捏出一片皱了的香烟盒，又从里边倒出一支瘪了的烟卷，烟卷叼在嘴里，却左摸右摸没有火柴，只有那么干衔着。烟盒纸在他手里抖抖地撕开了，抚平了。他退后靠在一棵树上，右脚抬后去撑住树桩。他拿出笔，在手掌上写，嘴里自言自语：“教师报，樊继真，要小说——”

“要散文！”女记者补他一“枪”。他又念：“教师报，樊继真，要散文——”

“1000字！”她又加一码，“短点也行，三天内交稿！”平凹不吭声了，似乎被人家“枪毙”了；他靠在树桩上，似乎眼睛也闭上了，笔却在左手掌心里颤动。女记者又严厉强调：“记准确，教师报，樊继真，要千字散文，三天交稿！”贾平凹不做声，挺可怜的样子。有路人侧目过来，以为是上流家庭的

女主人训斥她雇来油漆家具的伙计。

一支烟蒂无声地落在脚下，贾平凹捡起来，引燃了嘴角那支瘪烟。他又在那烟盒纸上写，就那么几句话，却写得那么艰难。女记者想：“他有病了吗？”一时生出恻隐之心，很想请他上编辑部去喝茶，编辑部就在附近。“嘣儿！”一声弹响，贾平凹把嘴上的烟蒂用食指弹出，同时，他长眉飞起，面露生动之态。他将那烟盒纸递到女记者面前：“行了。”

大街上各种疾驰着的车辆轰然爆响起来，樊继真被震昏了。她手中巴掌大的烟盒在颤动，这竟是一篇散文、一篇美文——《游寺耳记》，她忍不住读出声来：

甲子岁深秋，吾搭车往洛南寺耳，但见山回路转，弯弯有奇崖，崖头必长怪树，皆绿墙高耸，檐而陡峭，有秀目皓齿妙龄女子出入。逆清流上数十里，两岸青峰相挤、电杆平撑，似要随时作缝合状。再深入，梢林莽莽，野菊花开花落，云雾忽聚忽散，樵夫伐木，叮叮声如从天降，遥闻寒暄，不知何语，但听一团嗡嗡，此谷静之缘故也。到寺耳镇，几族屋舍，一条石板小街，店家房皆反向而开，入室安桌置椅，后门则为前庭，沿高阶而上，偌大院子，一畦鲜菜，篱笆上生满木耳。吾讨酒喝，杯未接唇则醉也。饭毕，付钱一元四角，主人惊讶，言只收两角。吾曰：“清静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气新鲜值八角，余下一角，买得今日吾之高兴也。”

樊继真读毕，不觉泪湿眼眶，举头欲语，却空余树桩默默，平凹身影已不见。她四向寻觅，但见车流滚滚，路人如云；回头看那树桩，附近一簇女贞之下，那截的烟蒂尚未熄灭。她蹲下去，静瞧那淡淡的烟缕，直至化为灰烬，直至细风掠过，灰烬化为空白……

贾平凹前脚进门，后脚就接到侯琪的电报。她是《鸡窝洼人家》和《腊月·正月》的责任编辑，北京十月出版社领导要她将这两部中篇连同《小月